

STORIES OF THE APOCALYP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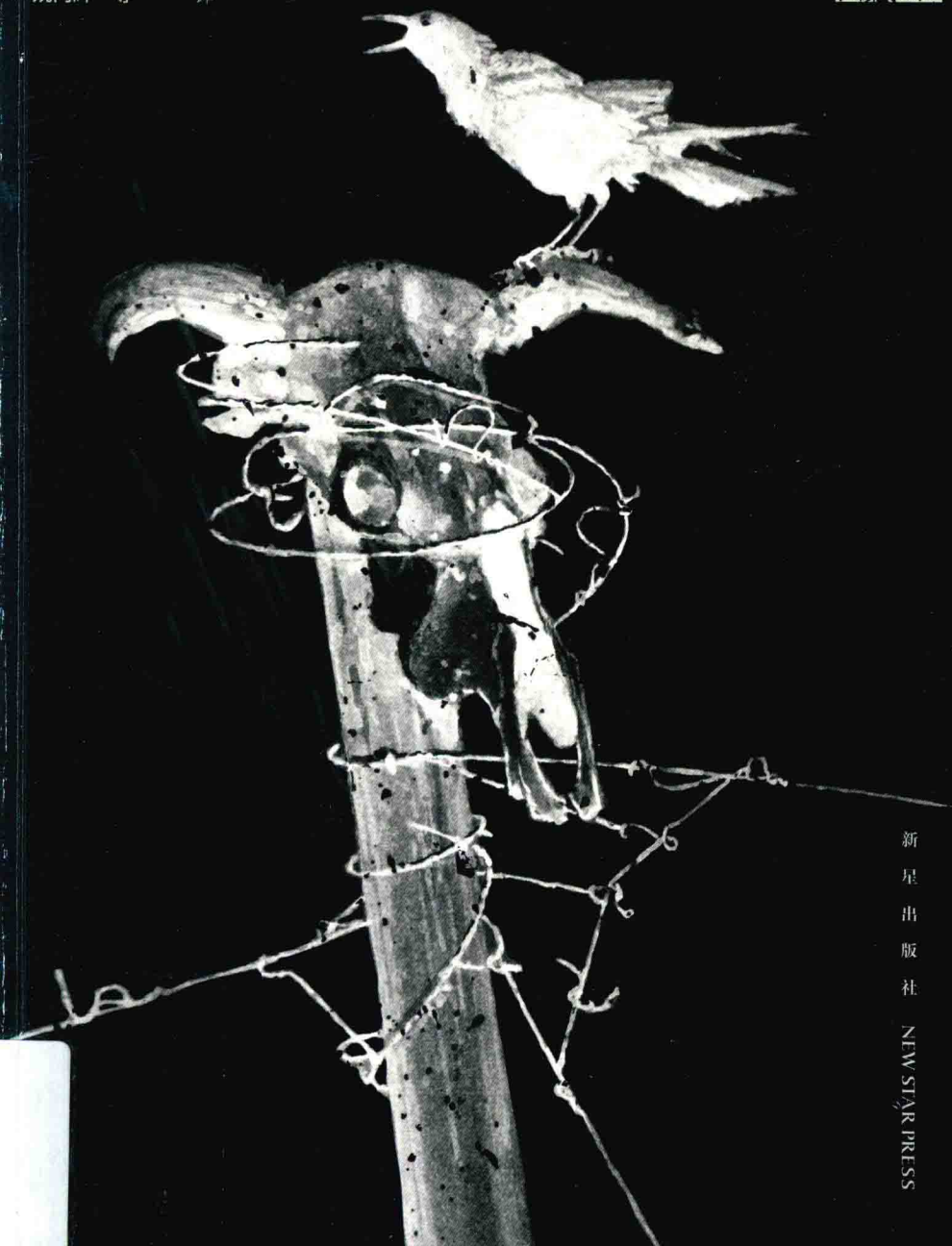
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

[美] 斯蒂芬·金、乔治·R.R.马丁 等 著

[美] 约翰·约瑟夫·亚当斯 (John Joseph Adams) 编

姚向辉 等 译

废土
WASTELANDS

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废 土

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

(美) 约翰·约瑟夫·亚当斯 编
姚向辉 等 译

Wastelands: Stories of the Apocalypse edited by John Joseph Adams
Copyright © 2008 by John Joseph Adams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New Star Press Co., Ltd.
Publish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, Inc.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废土：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 / (美) 约翰·约瑟夫·亚当斯编；姚向辉等译。
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7.10

ISBN 978-7-5133-2766-4

I. ①废… II. ①约… ②姚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8893号



幻象文库

废土：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

(美) 约翰·约瑟夫·亚当斯 编 姚向辉 等译

统筹策划：贾 骥 耿 辉

责任编辑：汪 欣 陶凌寅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封面设计：周 南

封面插画：可乐狗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15.375

字 数：285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10月第一版 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2766-4

定 价：52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—— 想象，比知识更重要

幻象文库

序

约翰·约瑟夫·亚当斯

饥荒、死亡、战争、瘟疫。这些据说预示着圣经般的天启——“大战”和“世界末日”。在科幻小说中，世界末日通常都会由更加具体的方式触发：核战争、生物灾难（或战争）、生态或地质灾害以及宇宙浩劫。但在任何重大灾变过后，都会有幸存者活下来，末世幻想小说就推演那些幸存者将过上怎样的生活。

末世幻想题材的第一篇重要作品是创作于1826年的《最后一个人》(*The Last Man*)，作者是科幻鼻祖、著有《弗兰肯斯坦》(*Frankenstein*)的玛丽·雪莱，因此，这一子类型在本质上与科幻小说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。尽管末世幻想根深蒂固地起源于科幻，它却总能突破传统题材的界限。该类型的数部经典小说，如帕特·弗兰克的《哀哉巴比伦》(*Alas, Babylon*)、内维尔·舒特的《在海滩上》(*On the Beach*)、乔治·R·斯图尔特的《大地永存》(*Earth Abides*)，都作为主流小说出版发行。近来该潮流大有卷土重来之势，像科马克·麦卡锡这样的作家纷纷跻身末世幻想领域，创作出气氛惨淡的新作品《路》(*The Road*)，该书不仅被奥普拉图书俱乐部评选为最畅销书籍，而且

荣获普利策大奖。

科幻领域中也并不乏此类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，包括无可争议的王者——沃尔特·米勒的《莱博维茨的赞歌》(*A Canticle for Leibowitz*)，不用说还有利·布拉克特的《漫长的明天》(*The Long Tomorrow*)、约翰·克里斯托弗的《天劫骑士》(*No Blade of Grass*)以及威尔森·塔克未受到应有赏识的《漫长而喧嚣的寂静》(*The Long Loud Silence*)。

末世幻想类科幻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脱颖而出。究其原因，无疑是由于世界许多地区都见证了原子弹的毁灭力。该题材在冷战期间大为盛行，因为核弹毁灭世界的理论在当时存在着切实发生的可能性。

柏林墙倒下后，末世幻想类小说的流行度也大不如前。如果你仔细看看本书中作品的出处，就会注意到其中只有两篇故事写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。另一方面，一半以上作品的首次发表时间都在千禧年之后。这股热潮为何再度复兴？是不是因为当今的政治局面让人恍惚感觉回到了冷战时期？这个充满战乱动荡的年代，是否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，联想到人类或将亲手毁灭自己的家园？

当真如此，还是另有原因？到底是什么将我们吸引到这片废土中来？对我而言，该题材的吸引力难以抵挡——它既迎合我们探险的喜好，带给我们发现的愉悦，满足我们探索新前沿的渴望，又让我们得以从头再来，将过往一笔勾销，看看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，会将世界塑造成什么样子。

也许用约翰·瓦利在《曼哈顿电话簿》(*The Manhattan Phone Book*)中的一句话来形容该题材的吸引力再合适不过了：

人人都爱看核爆后的故事，否则此类作品为何会如此之多？

游荡在人烟稀少的世界中，四处搜寻坎贝尔公司的猪肉与豆子罐头，在掠夺者面前挺身而出保护家人，这样的场面一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。末日的降临当然可怕，我们自然会为死者垂泪，可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里，却庆幸自己是活下来的那一个，庆幸一切能够重新再来。我们暗暗盼望成为幸存者，而其他则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“核爆后”题材的故事无非就是这样。

或者，这只是一番激烈讨论的开始？读一读这些故事，你来决定。

本书中的故事不仅限于瓦利所说的“游荡”“搜寻”与“保护”。你将在书中读到一则则关于生命和幸存的传奇，去探索末日之后人类在科学、心理、社会以及生理等方方面面发生的改变。

本书中既没有外星人征服地球所引发的灾难，也没有僵尸暴动的恐怖场面，这两类场景虽然也经常出现在末世文学中，但我们今后再做讨论（或将收录于其他选集中）。

在接下来的故事里，你会置身于二十二个风格各异的末世科幻场景中。有些略显牵强，读着玄乎；另一些则合情合理，极易引人想象。其中几篇充满奇思妙想，还有不少带有恐怖色彩，但所有故事都在探讨同一个问题：

在我们所知的世界终结之后，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？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 | 一切混乱的终结 |
| 28 | 回 收 |
| 53 | 面包与炸弹 |
| 70 | 进镇出镇记 |
| 98 | 沙渣之族 |
| 123 | 隧道暗且长 |
| 145 | 等待微风号 |
| 153 | 永不绝望 |
| 166 | 系统管理员照管世界 |
| 212 | 最后的原生物 |
| 232 | 末日一瞥 |
| 236 | 亚蒂的天使队 |
| 253 | 错失审判 |
| 284 | 静 音 |
| 298 | 惯性原理 |
| 334 | 搏命荒城 |
| 358 | 语 音 |
| 375 | 杀人犯 |
| 391 | 金妮·靛臀的飞天马戏团 |
| 417 | 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 |
| 437 | 日落前的挽歌 |
| 450 | 第七章：紫花王国里的最后一战 |

一切混乱的终结 / *The End of the Whole Mess*

原载于《万象》(Omni) 1986年10月

著 斯蒂芬·金 / Stephen King

译 姚向辉

斯蒂芬·金就不需要介绍了，畅销书作家，屡获大奖，著有《魔女卡丽》(Carrie)和废土杰作《末日逼近》(The Stand)等小说。尽管以长篇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而闻名，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短篇小说家，作品集结于数本短篇集中：《世事无常》(Everything's Eventual)、《夜班》(Night Shift)、《故事贩卖机》(Skeleton Crew)和《梦魇幻景》(Nightmares & Dreamscapes)。本篇收于《梦魇幻景》中，首刊于1986年的《万象》(Omni)杂志。它获得了世界奇幻奖的提名，最近还被改编为一小时的电视电影，是TNT电视台剧集《梦魇幻景》中的一集。

有几个因素能决定选哪篇小说作为一部选集的卷首故事。你可以选作者非常有名的，可以选好得出奇且充满情感的，也可以选为整本书奠定基调的。本短篇同时具备这三个因素。

我想告诉你战争如何结束，人类如何堕落，还有弥赛亚如何死亡——史诗般的故事，值得大书特书几千页，精装本足以塞满一面书架，但你（假如以后还存在能读到这些文字的“你”）肯定更愿意读个脱水版就算了。直接注射起效最快。估计我还有四十五分钟到两小时，究竟多久得看我的血型了。我猜自己是 A 型，那样我能多挣扎一阵子，但很可惜我根本不记得。如果实际上是 O 型，我假设存在的朋友，那你看到最后恐怕就是许多空白页了。

总而言之，我先做好最坏的打算，能写多快就写多快好了。

我用的是电动打字机，波比的文字处理机更快，但发电机的线路太不稳定，哪怕装了稳压器，我还是不太有把握。我只有一次机会，我可不想漫漫归家路走到大半截，然后电压陡降，或者电流浪涌大得超过了稳压器的控制范围，结果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文字升向数据天堂。我叫霍华德·弗诺伊，一个自由作家。我弟弟罗伯特·弗诺伊就是弥赛亚。四小时前，我用他本人的发明杀了他。他管那东西叫“镇静剂”。叫“天杀的大错误”恐怕更合适，但已经成为结果的事情无法撤销，爱尔兰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这么说……完全证明了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浑球。

妈的，我不能总是瞎打岔。

波比^①死后，我找了条毯子给他盖上，坐在小木屋客厅唯一的窗户前，盯着森林看了三个小时。你以前能看见北康威镇高压钠灯的橙色辉光，但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你只能看见白山山脉——像是孩童用绉纸剪出的一个个黑色三角形，还有毫无意义的群星。

我打开收音机，扫过四个波段，只找到一个疯子，于是又关掉了

^①波比，罗伯特的昵称。——本书注释均为译注。

收音机。我坐在那儿，思考该怎么讲述这个故事。我的思绪一次次滑向无边无际的黑暗松林，那巨大的虚无。最后，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消磨时间了，只能给自己注射毒药。妈的，离了截稿期我就什么都写不出来。

老天在上，现在我有是个货真价实的截稿期。

我和弟弟都很聪明，我们的父母再没有什么别的期待了。老爸主修历史，三十岁就成了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全职教授。十年后，他是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六位副主任之一，而且有资格再进一步。他为人也相当不赖，收藏了查克·贝瑞录制过的所有唱片，弹得一手好布鲁斯吉他。我老爸白天归拢档案，夜晚沉迷摇滚。

老妈以优异成绩从德鲁大学毕业，获得了ΦBK学会^①的荣誉钥匙，有时候会别在那顶俏皮的软呢帽上。她在华盛顿成为一名出色的注册会计师，遇见老爸，嫁给他，怀上区区在下我之后就暂时歇业了。我于1980年出生。1984年，她帮老爸的几位同事打理税务，她说这是她的“业余小爱好”。1987年波比出生的时候，她在为十几位大人物打理税务、投资组合和不动产规划。我可以报上他们的名字，但谁他妈还在乎呢？他们现在不是死了就是已经痴傻。

我猜她靠“业余小爱好”每年挣的钱比老爸多得多，但这并不重要，因为他们自己过得开心，相处得也很愉快。我经常见到两人拌嘴，但从来没见过他们争吵。我慢慢长大，发现我老妈和我那些玩伴的老妈只有一点不同：电视播放肥皂剧的时候，他们的老妈在阅读、熨衣服、缝缝补补或者打电话，而我老妈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，在绿色大纸上写下许多数字。

^① ΦBK 学会 (Phi Beta Kappa Society)，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。

我没有让钱包里装着门萨^①金卡的这对夫妻失望。我的公立学校成绩不是 A 就是 B（据我所知，他们根本没考虑过让我和弟弟去念私立学校）。我很早就会写字，而且毫不费力。二十岁那年我卖掉了第一篇杂志文章，内容是独立战争时大陆军如何在福吉谷苦熬寒冬。我把文章卖给了一本航线杂志，得到四百五十块钱。亲爱的老爸问我能不能把那张支票卖给他。他签了张他的个人支票，将航线杂志寄来的支票装框，挂在他的办公桌上方。不得不说，他是一位富有浪漫气息的天才，会弹布鲁斯吉他的浪漫天才。相信我，比我差劲的孩子大有人在。当然了，他和我母亲去年都过世了，死的时候精神狂乱，屎尿都拉在裤子里，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几乎所有人一样。但是，我到最后也依然爱着他们。

我属于配得上父母期待的那种孩子——听话、聪明、有天赋，在充满爱和信心的气氛中很早就显露出天赋，有信仰，热爱和尊重父母。

波比就不一样了。连老爸老妈这种门萨会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波比这样的孩子。从一开始就不知道。

我比波比早了整整两年学会自己上厕所，我也只有这一点比他强了，但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他。一个还算不错的退伍军人联盟投手会嫉妒诺兰·瑞安和罗杰·克莱门斯这样的职业棒球大联盟投手吗？过了一定的程度，导致嫉妒的竞争心态就会消失。我有过这种体验，我可以告诉你：过了一定的程度，你只会后退几步，遮住眼睛，免得被对方耀眼的闪光灼伤。

波比两岁识字，三岁开始写短文（《我们的狗》《与妈妈去波士顿》）。到了六岁，他的字难看得令人吃惊，但经过誊抄，他仍在发育

^①门萨，指高智商俱乐部门萨国际，智商为当地人口中前 2% 的人有资格入会。

的运动控制能力不再干扰阅读之后，你会觉得作者是个聪明但异常天真的五年级学生。他以可怕的速度从单句发展到复合句和更复杂的句子，以怪异的直觉领悟了从句、子从句和定语从句。他偶尔也会搞混语法，放错修饰语的位置，但绝大多数作家一辈子都难以克服的这些障碍，他不到五岁就把它踩在了脚下。

他开始头痛。爸妈害怕他有什么生理疾病（比方说脑肿瘤），带他去看医生。医生仔细检查他的身体，然后更仔细地听他说话，最后告诉父母波比没什么问题，只是心理压力太大：他处于极度焦虑之中，因为他写字的手不像大脑那么运转自如。

“你们的孩子在试图排出精神结石。”医生说，“我可以给他的头痛开个处方，但我觉得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台打字机。”于是老爸和老妈给了波比一台 IBM 打字机，几年后的圣诞礼物是装有“文字之星”软件的 Commodore 64 电脑。在我说其他事之前，有一点要补充一下，那就是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，波比始终相信那台文字处理机是圣诞老人放在我家树底下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胜过波比的还有这个：我早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了。

关于我们的童年时光，我有许多话可以说，虽然总得说点什么，但时间有限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截稿期。哎呀呀，截稿期。我看过一篇很好玩的短文，《乱世佳人精华版》，大致是这样的：

“战争？”郝思嘉大笑，“哈，无聊！”

“砰！卫希礼去打仗！亚特兰大被烧！白瑞德来了又走了！”

“真是无聊，”郝思嘉流泪道，“明天再去想吧，因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”

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笑得前仰后合，现在我不得不写类似的记录，忽然就觉得没那么好玩了。我的故事是这样的：

“一个智商无论怎么测都爆表的孩子？”英迪娅·弗诺伊对她亲爱

的丈夫理查德说，“真是无聊！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环境，帮助他和他那个不怎么蠢的哥哥，让他们的智力继续成长。老天在上，他们就是两个最平常不过的美国少年，我们就要这么养育他们！”

砰！弗诺伊兄弟长大了！霍华德去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念书，以优异成绩毕业，以自由作家为业！过得相当惬意！和许多女人约会，带上床的就没那么多了！没有染上性病和药瘾！买了一套三菱音响！每周至少写一封信回家！出版了两本小说，卖得不错！“真是无聊，”霍华德说，“我就适合这样的生活！”

确实如此，直到那天波比突然（就像个标准的疯狂科学家）露面，带着两个玻璃匣子，一个匣子装着蜜蜂的蜂巢，另一个装着黄蜂的蜂窝。波比反穿一件蒙福德体育系的T恤，即将摧毁全人类的心智，快活得像是涨潮时的牡蛎。

像我弟弟波比这样的人，每两三个世代只会出一个，比如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、牛顿、爱因斯坦，也许还有爱迪生。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之处：他们就像巨型罗盘，漫无目标地转动良久，寻找正北的方向，找到后以可怖的力量抓住不放。但在最后成功之前，这种人都会成天口吐狂言，波比也不例外。

他八岁我十五岁的时候，他来找我，说他发明了一架飞机。那会儿我已经很熟悉波比了，所以我只说了两个字“扯淡”，就把他赶出了我的房间。后来我去车库，看见一个怪里怪气的三合板装置架在他的“美国快车”红色小车上。这东西有点像战斗机，但机翼不是后掠而是向前倾斜的，摇摆木马的鞍座用铆钉固定在中央，侧面有个控制拉杆，但没有发动机。他说这是滑翔机。他要我把他从卡里根山上推下去，那是格兰特公园里最陡峭的一段山坡，正中央有一条方便老人家使用的水泥小径。波比说，那就是他的跑道。

“波比，”我说，“这鬼东西的机翼装反了。”

“没有反，”他说，“就应该是这样。《动物王国》有一集说的是老鹰，它们向猎物俯冲，然后逆转翅膀飞上去。老鹰的翅膀是双关节的，明白吗？这样能得到更大的升力。”

“那空军的飞机为啥不是这样的？”我问，浑然不知美俄两国空军都正在绘图板上设计这样的前掠翼战斗机。

波比只是耸耸肩。他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

我们爬上卡里根山，他骑上木马鞍座，抓住控制拉杆。“使劲推我。”他说，眼睛里闪烁着我非常熟悉的疯狂光芒——天哪，他那双眼睛有时候会亮得像是点燃的蜡烛。我敢对天发誓，要是我认为那东西真能飞起来，就绝对不会使那么大劲推他了。

但是，我不知道他真的能飞，所以用尽力量推了一把。他靠惯性冲下山坡，大呼小叫像个刚跑完长途的牛仔，正要去镇上喝几杯冰啤酒。一位老妇人跳开给他让路，他险些撞到另一位拄拐杖的老先生。冲到半山坡，他一拉控制杆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三合板飞机和红色小车分开了，那一瞬间我真是既惊又恐。刚开始飞机只是飘在小车上方几英寸处，像是随时会落回去。忽然吹来一阵大风，波比的飞机立刻升上半空，像是被看不见的绳索拽了起来。红色小车沿着水泥小径向前冲进灌木丛。波比突然飞上了十英尺高的半空，然后是二十英尺，五十英尺。他坐在前掠翼滑翔机上飞过格兰特公园，欢呼不已。

我追了上去，叫他快下来，脑海里浮现出他翻下木马鞍座，身体被树枝或某一尊雕像刺穿的可怕场景。弟弟葬礼的样子不仅是想象，简直就是我在现场目睹。

“波比！”我尖叫道，“下来！”

“噫——呀——”波比对我大喊，声音微弱但显然非常开心。下棋的、扔飞盘的、读小说的、谈恋爱的、慢跑的人纷纷停下来，诧异地

望着波比。

“波比，那鬼东西他妈的没有安全带！”我喊道。在我印象中，这是我第一次说那三个字。

“我——没——事——”他扯开嗓门欢呼，但我惊恐地发现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了。我一路尖叫着跑下卡里根山，根本不记得我都在喊些什么，只知道第二天嗓子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。我记得我跑过一个身穿三件套西装的年轻人，他站在山脚罗斯福雕像旁边。他看着我，用聊天的语调说：“跟你说啊，朋友，我这麦角酸^①的劲儿又上来了。”

我记得那个奇形怪状的黑影掠过公园的绿色草地，在长椅、垃圾桶和围观者仰起的面孔上起伏变幻。我记得我追赶那影子。我记得我告诉母亲，波比那架本就不该飞起来的飞机，被一阵怪风吹得上下倒翻，波比短暂但天才的飞行员生涯在D街上摔得粉碎，母亲的表情开始扭曲，然后痛哭流涕。

从现在的结局来看，波比当时要是真的粉身碎骨反而对大家都好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

波比倾斜着飞向卡里根山，抓着飞机的尾巴，一直没有摔下来；他压低机首，飞向格兰特公园中央的小池塘。他在水面上方五英尺滑翔，然后是四英尺……然后机首划破水面，拉出两道白色尾迹，惊起永远气定神闲（而且喂得过肥）的一群野鸭，野鸭绕着他愤怒大叫，而他笑得喜不自胜。他从另一头飞出池塘，从两条长椅之间穿过，机翼被长椅折断。他从鞍座上飞出去，脑袋磕了一下，开始大声叫骂。

这就是有了波比的生活。

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这么离奇——实话实说，在他发明镇静剂之前，

^①麦角酸，即迷幻药LSD，服用数月甚至数年之后仍可能突然出现幻觉。这个年轻人以为波比在天上飞是他的幻觉。